

【我的嘉兴·醉江南】

湖山皆可酿



作者供图

■ 翟马

江南鱼米乡，湖山皆可酿。

若论一座城，能把酒香揉进文脉、把醉意藏进街巷，当属绍兴第一。新近发布的南方周末城市(区域)研究中心“中国57城生活舒适榜”，绍兴第一。嘉兴赫然尾随在绍兴后面，以0.03分之差屈居第二。

嘉绍两城，分属两浙，是两座平分了“半部中国现代文学史”的历史文化名城。鲁迅、茅盾、蔡元培、徐志摩、周作人、丰子恺……哪一个不是教材中需要背诵的篇目作者？哪一个不是自带流量的传奇大家？而论地域文化，却又有诸多不一样。嘉兴人软浓温润，藏着水乡的温婉绵长；绍兴人刚劲笃烈，带着越地的风骨倔强。一柔一刚，正是江南文脉的千年模样。

明末绍兴文人张岱曾晒笑“嘉兴人开口烟雨楼天下笑之”，其实嘉兴最含蓄而内敛。你看，通学硕儒沈曾植，领衔参访延安的辛亥元老褚辅成，佛教中国化里程碑式的《嘉兴藏》(径山藏)……煌煌赫赫，却懒得去争世间的浮名。夫唯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；夫论醉美江南，当以嘉兴为最。

毕竟这一个“醉”字，嘉兴实打实比绍兴早了一点点。

嘉兴之“醉”在马家浜文化时期。在江南最早的稻作文化之一马家浜文化遗址中，出土了大量籼稻、粳稻谷粒与稻田遗迹。还有一种带流嘴、有把手、三足状，下面可供烧火的陶盂(hé)，被学界认定为酒器(温酒器)。这是“醉”嘉兴的最早记录。七千年前，马家浜人结束了一天的围猎打鱼耕种，在浩瀚的星空下，将老人孩子集合在一起，围坐着篝火分享佳酿美酒，足之蹈之舞之，体验生活超验的快乐。

嘉兴，古称槁李，一些古书里又写作醉里、醉李。春秋时期，吴越争霸，在嘉兴留下了伍子胥、范蠡、西施等不少传说。一说伍子胥曾经在嘉兴胥山练兵，并以酒醪犒赏三军激励士气；又一说范蠡在帮助勾践灭吴后急流勇退，携西施隐居于嘉兴南湖畔的范蠡湖，两人不问世事、对酒当歌。相传西

施去吴国途中路经嘉兴，她摘了携李解渴，食后竟露出醉态，所以携李又被称为“醉李”。而这称为“醉李”的果子，如今成为嘉兴的特色农产品，除了鲜果，还开发出一种名为“醉小鲜”的夏日果饮，受足了年轻人的青睐。

最让嘉兴城沉“醉”的，必定是宋代的官酿烟火。市区中心那一座秀而美的瓶山，如今便是这段“醉”史的硬核物证。这座小山高不过十五米，既非天造，也非地设，实打实是古人喝出来的“名胜”。据清《嘉兴府志》载，“宋时置酒务于此，废罢所弃，积久成山。”明代李日华在《紫桃轩杂缀》里说得更直白：宋时州治之后立酒务，酿酒售酒的陶瓶陶罐，经年累月丢弃堆积，竟隐然成岗，遂名瓶山。民间传说则更精彩，说南宋高宗以十万瓶御酒犒赏韩世忠、梁红玉麾下抗金将士，三军痛饮清若空佳酿，空瓶弃于此，堆土成山。山上出土的宋代陶瓶，至今仍被称作“韩瓶”，仿佛还盛着当年的金戈铁马与豪情醉意，成为最好的插花器皿。

嘉兴曾有美酒“清若空”，是南宋官方认证的佳酿。张能臣《酒名记》、周密《武林旧事》均将其列为秀州名酒，陆游更是在诗中盛赞“满酌吴中清若空，共赏池边半丈红”。放翁一生踏遍江南，喝过无数名酒，唯独对清若空念念不忘，可见其风味绝伦。清代嘉兴大儒朱彝尊直接用家乡话“凡尔赛”：“荆南豫北斗新酿，不比吾乡清若空。”在他眼里，荆楚河南的新酒再好，哪里比得上嘉兴这坛老酒，在他笔下的《鸳鸯湖棹歌》中满是酒意，“春来河蚬不论钱，竹扇茶炉载满船。沽得梅花三白酒，轻衫醉卧紫荷田。”海鲜廉价，美酒易沽，游船载行，醉卧荷塘，这是禾城文人最惬意的醉态。《鸳鸯湖棹歌》中还提及了月波酒、三白酒，从官酿到民间小酿，嘉兴的酒早已融入市井烟火，成了生活的底色。

嘉兴的市井烟火，寻常巷陌，兼有千年文脉、满城风雅。“一座天籟阁，半部中国书画史。”明代天籟阁主人项元汴，是中国书画史上最大的私人鉴藏家。他只爱书画与美酒，天籟阁内不仅藏万卷书画，更置金樽玉壶，常邀董其昌、李日华等名士雅集，以酒佐画，以画

伴酒。宾客们赏书画、辨金石、饮佳酿，醉后挥毫题壁，墨香与酒香交织，成就晚明江南最顶级的文人醉局。

嘉兴的“醉”，还有布衣隐士的清醒。“元四家”之一的吴镇，自号梅花道人，布衣终身、教书为生。隐居在嘉善魏塘梅花庵，周遭遍植梅花，嗜酒如命。他出门必骑黑骡、携酒葫芦，往来嘉兴、杭州之间，以卖卜为生，与僧人贫士饮酒论道，醉后画《渔父图》，笔墨间满是江湖醉意。他不求功名，不慕繁华，只愿梅下饮酒，醉里作画，他笔下的《嘉禾八景图》藏着南湖的烟波与酒意，成为文人醉隐的典范。

明代嘉兴文人李日华，则是一位有功名、有俸禄、有产业的，不爱做官，爱在家当名士的“隐士”。他自号竹懒，堪称品酒行家。他在《味水轩日记》中多处写到与人论酒，直言酒味不喜甜、不喜苦、不喜淡，独爱“冲与冽”。他笔下记录了一则“猿猴传说”，野猿采花果酝酿，香气百步可闻，偷饮者若留下痕迹，必遭猿群报复，读来令人捧腹，也尽显他对酒的痴迷。这位鉴藏大家，每日品茶饮酒、鉴赏书画，把日子过成了微醺的小品。嘉兴的闲逸小醉，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到了近现代，醉意更是意蕴绵长。中国漫画大师、散文家丰子恺先生居石门时，就最爱喝家乡自酿的杜作酒，冬日藏两盆新米酒，配上江南特有的臭豆腐、霉干菜，小酌微醺。他在金明寺小住时，少不了去南门沽酒，也少不了接待沪杭间旅行的朋友。他的笔下漫画常现酒肆茶坊，晓风残月，藏着市井烟火里的浅醉和现代文人的清雅。他的醉，是家常的、温暖的，一如嘉兴的酒，不烈不冲，却沁人心脾。

醉携嘉兴酒，慢赏吴越风。漫步禾城，流连于游人如织的月河老街，徜徉在时尚摩登的南湖天地，站在远东第三的意大利哥特式教堂下，你可能会遇到带着醉意的他们穿越而来。

这座城市，用千年时光酝酿，用万卷文佐酒，让每一个踏足此地的人都忍不住放慢脚步，浅酌一杯，醉在南湖的风里，醉在嘉禾的诗里，醉在这最“醉”的“醉里”。

“勿念”重千钧

腰，被送到巢湖空军疗养院住了近一个月。怕家里知道更不放心，干脆一封信没写。那一个月我躺在床上看梧桐叶一片一片往下掉，落了一层又一层。

后来我才知道家里急成了什么样。我妈不识字，信都是堂妹念给她听。一个多月没收到信，村里又传我上了前线，说我负了伤，我妈慌了，赶紧让堂妹给我写信。等我出院回部队，那封信正好到，信里说她要来部队看我。

那天她跟我姐从桃园公社劳武大队出发，天没亮走了七里路到新腰镇，再坐公交到嘉兴火车站。那时嘉兴到蚌埠的火车票一张要十一块五，家里买不起两张，我姐把我妈送上车就下来了。

我妈不识字，看不懂站牌也听不懂广播。车厢挤满了人，她没有座位，从嘉兴一直站到蚌埠。每到一站就拉着旁边人问“这是不是蚌埠”，生怕坐过头。十个小时她就这样站着过来，腿都肿了。这些事她从不提，我没敢细问。

到了蚌埠火车站，她看见我，愣了好一会儿，然后问：“你不是受伤了？”问完转过身擦眼睛。我信里写的“勿

念”，她哪里做得到；我一个多月没写信，她更是把那四个字念叨了千百遍。

电影里谢南枝替死去的房客郑木生写了十八年侨批，让千里之外的妻儿以为他还活着。说到底都是在信里藏真相，以为不说写就能守住对方的安宁。可守不住的，是对方那颗一直悬着的心。

前几天老连长七十五岁，辗转打听到我们的下落，专程从山西来嘉兴看我们几个老战友。饭桌上他话不多，却端着杯子挨个跟我们碰。临走他拍着我肩膀说：“你们几个，都要好好的。”

电影散场后我从影院出来，初夏的风带着潮气，路灯在头顶亮着。手机震了一下，是老连长赵青海发来的微信：“到家了？”我回了个“嗯”，字打了删、删了打，最后还是补了一句“您也保重”。这和当年写信只写“勿念”没差多少。

我妈和老连长都不会说软话，但都坐了那么远的车，来看一眼信上写的“都好”到底是不是真的。老连长从山西到嘉兴，我妈从嘉兴到蚌埠。

我走在夜色里。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，风吹过来，手机屏幕慢慢暗下去。

味蕾上的江南：冰糖鳊鲈

■ 张进喜

鳊鱼，嘉兴人称之为鳊鲈，属于降海洄游性鱼类。成熟的个体于每年秋冬季顺河游入大海，在大洋深处产卵，幼苗随洋流漂送，最终借助涨潮溯河而上。它们穿过急流和险滩，游过沼泽和沟渠，在经过艰辛的溯河之旅，跋涉上万公里后，来到平静的河湖和浑浊的池塘，终于找到了安身的地方，在淡水中慢慢成长。对栖息地，鳊鱼没有很高的要求，通常居住在浑浊的水底，还有一些可以藏身的石头缝隙和河塘洞穴。

20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嘉兴环城河小西门一带还长有密密麻麻的水草，估计是城西嘉北乡农民特意放养的。放暑假了，我常常蹬水站在河水里，在水草空当处用炒熟的菜饼打窝。一个下午总能钓到鲫鱼、鳊鱼、昂刺鱼之类，但都不大，往往半斤来重。难得也会钓上鳊鲈，鳊鲈上钩会很重，似乎钓到了七八斤的大鱼。钓上来的鳊鱼往往有斤把重，长长的，滚圆粗壮。我很是得意地拿回家，但母亲不让烧，说是鳊鲈吃死食，有时还会钻到死猪死狗的肚子里。听母亲这么吓人地一说，我是不敢烧来吃的，就送给天不怕、地不怕，连老鼠和蛇肉都敢吃的邻居大炮。我问他：“鳊鲈好吃不？”他说：“蛮好吃的，就是太油。”我见他吃得津津有味，也凑块来尝尝，感觉味道还可以。我说：“鳊鲈会吃死食。”他笑着说：“骗人的，河港里哪有这么多死猪死狗。”大炮还说，水草堆里不大有鳊鱼，小河浜里倒蛮多。后来我才晓得，市区下水道通往小河浜，这里会有死鸡死鸭，鳊鲈的食源也多。

江南地区有一句俗语，叫做“白露鳊鲈霜降蟹”。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”，白露时节鳊鲈正肥美，正是吃鳊鲈的好时节。白露到来后，天地间有了凉意，秋天的燥气越来越重，滋阴润肺成为人们日常饮食养生的关键。河鳊皮肥肉嫩，质地细腻，秋季时最为肥壮，是上等的河鲜之一。清代《调鼎集》中记载有红煨鳊、煨鳊鱼、鳊鱼片、鳊粉面、烧鳊鱼、炖鳊、鳊面等多种菜式。《调鼎集》的作者认为“海鳊肉硬而多刺，河鳊嫩而肥，无刺”。也提到做鳊鲈“有三病宜戒者：皮有皱纹，皮硬不酥；肉散碗中，著夹不起；早下盘盐，入口不化”。

鳊鲈之所以被江南人家喜爱，不仅在于其腴嫩鲜醇的风味，更在于其有着极高的营养价值，它的肉质中含有丰富

的蛋白质与人体必需的多种氨基酸，温补养身、润而不膩，故被誉为“水中人參”。从《调鼎集》可以得知，从前鳊鲈就有多种烧法，只是各人各口味，我总感觉清蒸是原汁原味的。说来也是，鳊鲈肉质细腻且少刺，比较适合清蒸。

嘉兴人烧鱼往往喜欢红烧，最绝的就是冰糖鳊鲈。其实，冰糖鳊鲈就是在红烧鱼的基础上改良而成的，只是在调料中添加了较多的冰糖，吃起来更加鲜甜、软糯。这菜还讲究河鳊的选用，进入秋季的鳊鲈最为肥壮，做出的菜也最为鲜嫩。

新塍古镇有一家二层楼的饭店，印象中是开在蓬莱路上，门面不大，名气蛮响。在上海做生活的外侄，每次回来看望外婆，总要到镇上吃中饭，为的就是到这家饭店吃冰糖鳊鲈。据说这菜做得极是入味，我经不起鼓动，专门去吃了一回。这菜端上桌后，色泽呈琥珀色，鳊香扑鼻。撇一段入口，外皮软糯弹润，鳊肉细嫩酥软，口味微咸而鲜甜，有着多放油酱不嫌其肥膩、多放冰糖不嫌其甜膩的特点。油酱的鲜香与冰糖的甜美交织，使鳊鲈的肉质更加鲜嫩多汁，吃到嘴里唇齿留香、回味无穷。其实，冰糖养阴生津、润肺止咳，鳊鱼补虚、养血、祛湿、抗结核，是一个经典组合。我看坐满店堂的吃客，桌上基本都有这道菜。店主告诉我，要吃冰糖鳊鲈还需早点来，迟了吃不到。

现今，随着对外交往的增多，鳊鲈又多了个吃法，叫鳊鱼饭。鳊鱼饭是日本的特色菜肴，我家小区门口就有多家日式料理店。听老板娘说，鳊鱼饭的特色在于选用新鲜的海鳊，其配料也十分讲究，包括精心调制的酱汁和时新的蔬菜。鳊鱼饭的美味，不在于多么复杂的工序，而在于它独特鲜美的味道，皮脆肉嫩，丰满肥腴。香油四溢的鱼肉搭配软糯喷香的米饭，使得整份料理散发出诱人的香气，光是看上去就有食欲，只要在日式料理店小聚，我都会打卡鳊鱼饭和烤银鳕鱼。日式料理的店堂普遍不大，但环境优雅，鳊鱼饭加黄酒，也算中外合璧，饱了我等的口福。

清代净香居士《都门竹枝词》云：“家住江南烟水渚，鱼虾蚬蟹遍胡银。北来要作尝鲜客，一段鳊鱼一段金。”跨越烟火岁月，鳊鲈早已进入寻常百姓家，时光更迭间，风味依然，鲜香依然，美好依然。

看来，鳊鲈的确是个好食材，值得品尝。

湘西之行

■ 全陈蓉

去湖南时，我最想去看看湘西风情，寻找那些在电影和小说中的场景，与年少时观看和阅读时的心流碰撞、连接，得以某种圆融之境。

虽然已隔四十多年，但那个暑热的下午依然常常回荡在眼前。那天我一直沉浸在沈从文的《边城》里，那个纯真朴实的翠翠和大老二老的情感故事，如一股清泉汨汨流淌在我心间。

今年春季，当我走进凤凰古城时，自然想寻访到《边城》里那种澄澈的诗情画意。夜色沉寂时，我来到沱江边，江水穿城而过，可隐于青山之间的两岸早已是鳞次栉比的商铺，各色霓虹灯把江水映照得格外迷离。我试图寻找翠翠的身影，想听听大老二老的歌声。可岸边挤满了游客，更多是穿苗族服饰旅拍的年轻人。

人群的喧闹和酒吧的喧嚣搅乱了九曲回肠的沱江，只留下叹息声。古城著名的虹桥桥至今已600多年，初建时所用岩石均为朱红色砂石，宛如彩虹卧江。修复后的桥面风雨楼里如今挤满了各种店铺，涌动着大批人流。

翠翠如果生活在这个时代，是甘愿留守在山村等待着二老的归来，还是被裹挟在滚滚红尘中成为网红？在街头不时会遇到穿着苗族服饰的老年妇女，她们向游人兜售着各种商品。黝黑的脸上刻满了皱纹，娇小的身板骨相当硬朗，到了晚年，她们依然在为生活忙碌地奔波着。

这不是翠翠吗？无论她等等等到二老，走没走出“边城”，她像大多数女子一样，凭着自己的努力扎扎实实地生活着，直到年老时，不变的是她那种淳朴的、要强的天性。凤凰古城已不是沈从文笔下古朴的“边城”模样，但无数的“翠翠”却是朴素的民族风景和底色，在我内心晃动着浓郁的湘西风情，在沱江的夜色里渐渐斑斓绚丽起来。

上高三时，我因病休学在家，闲来

与村里的伙伴去嘉善玩，正巧赶上电影《芙蓉镇》上映。影片中那种被动岁月涤荡的情感纠葛和痛苦挣扎，以及面对命运碾压的坚韧和智慧让我很是震撼，也备受鼓励。

当我坐船来到这座“挂在瀑布上的千年古镇”时，迎面看到巨大的瀑布分两股从悬崖倾泻而下，湍急的流水如钟鼓般齐鸣，与周边的苍翠树木、土司行宫和层层叠叠的土家吊脚楼、各色店铺交融，宛如从房子底下喷涌而出。走在瀑布后面，排山倒海的水流如大珠小珠落玉盘般在面前奔腾直下，溅湿了衣衫，让我仿佛在穿越水帘洞，掉入岁月的缝隙里，一时有时光错觉。

由于时间受限，我没有看到《芙蓉镇》的取景地，但不时遇到各色“刘晓庆米豆腐店”。如今的芙蓉镇与凤凰古城一样充斥着太多的喧嚣，已难觅古朴幽雅的气息和氛围。

临出镇时，我一抬头，猛地撞见夹在吊脚楼间的一道弯弯的山路。路边挂着一串红红的灯笼，墙上“芙蓉镇”三个醒目的大字，让我仿佛一下看到秦书田带胡玉音扫大街时，边唱自己编的小调边跳舞的场景。他们面对不幸遭遇时的乐观、豁达和坚守，对当时学业无成、前途渺茫的我来说犹如一道光。墙上贴着《芙蓉镇》的大型电影海报，海报上刘晓庆和姜文饰演的男女主人公躲在砖墙后面，满是无奈和挣扎的眼神。这个经典的场景更把我带进电影画面中，好像与年少的自己相遇，赴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山河之约，在行走中安放内心的情怀。

“欲买桂花同载酒，终不似，少年游。”当历经人生磨难，读懂了《边城》和《芙蓉镇》中人性的复杂和美好之后，看到文学中的净土被现实中的商业和喧闹所打破时，恰如《庄子·刻意》所云：“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。”只有放下自己的执念，在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中坦然寻找内心的感受，才能实现内在圆满。正是带着这样的心情上路，才不虚此次湘西之行。

■ 蒋根其

影院的灯亮起来时，邻座一位白发阿婆还攥着纸巾，眼睛直直盯着白了的银幕。我没打扰她，自己也没起身，就那么坐了一会儿。
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是潮汕方言片，我听不懂，好在有字幕。字幕里那句“暹罗日暖，勿念”跳出来时，我心里动了一下。

电影讲的是侨批——华侨寄回家乡的信，往往夹着养家糊口的钱。潮汕话里“批”就是信。郑木生在暹罗做苦力，自己不识字，寄回家的侨批都由写批先生代笔，信里只说平安。他死在异国后，房东谢南枝接过笔，代替他给潮汕老家写信，一写就是十八年。影片中的侨批，一封接一封，从南洋漂回来，几乎每封都写着“勿念”。看着银幕上那些字，我忽然想起自己当兵那几年的事。

一九八一年冬天，我在安徽蚌埠当兵。每回往家写信，开头永远是“这边都好，勿念”。其实新兵连站岗，手背上全是裂口，冬天夜里零下好几度，棉袄裹紧了风还往里钻。但这些话不能写，写了家里人睡不着。

第二年我得了疝气，疼得直不起